



---

重建有关「中国」的历史论述

# 定兹中国

葛兆光 著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宅兹中国:重建有关“中国”的历史论述/葛兆光著.  
-北京:中华书局,2011.2  
ISBN 978-7-101-05313-5

I. 宅… II. 葛… III. 中国-历史-研究 IV. K2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21663 号

---

书 名 宅兹中国——重建有关“中国”的历史论述

著 者 葛兆光

责任编辑 李 静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1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
2011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630×960 毫米 1/16

印张 21½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

印 数 1-15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5313-5

定 价 68.00 元

---

## 自序

这本书讨论的是“世界”、“东亚”与“中国”、“学术”与“政治”、“认同”与“拒斥”、“国别史”与“区域史”这样一些大问题。最初，我并没有想过要写这么小的一本书，来讨论这么大的一些问题。自从进入学术世界以来，我大都是在古文献、宗教史、思想史或文学史等古代中国的具体研究领域中打转，尽管也不时关注西洋东洋的新说，偶尔涉足近世日本和朝鲜的历史和文化，有时也忍不住发一些高屋建瓴的议论，但落笔成文的时候，总是觉得想要“言之成理”还是先要“持之有故”，没有文献支持好像理不直气不壮，凭理论说大问题仿佛空口说白话，总是心里没底。

可是，在这些年的研究中，越来越觉得绕不过这些大问题。

2000年秋天，当我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公寓中写完《中国思想史》第二卷最后一章之后，原本下定决心停笔好好喘一口气。正如我在《后记》中说的，这八年间为了写这部书，“几乎是已经精疲力尽”，所以，总想找机会调整一下生活习惯和工作节奏。但没有想到的是，从思想史研究中引出的新问题，又带来一种急迫和焦虑。《中国思想史》

---

的最后一节《1895年的中国》仿佛像“讖言”，迫使我不得不进入1895年以后。1895年以后，大清帝国开始从“天下”走出来，进入“万国”，原来动辄便可以“定之方中”（《诗经》）、自信“允执厥中”（《古文尚书》语）的天朝，渐渐被整编进了“无处非中”（艾儒略语）、“亦中亦西”（朝鲜燕行使语）的世界，便不得不面对诸如“亚洲”、“中国”和“世界”这样一些观念的冲击。为什么是“亚洲”？究竟什么是“中国”？中国如何面对“世界”？

看似平常的常识背后，潜伏着一个又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

2002年，我写了《想象的和实际的：谁认同亚洲？——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“亚洲主义”言说》（已收入本书，这是本书中完成最早的一章），在这一年台湾大学历史系举办的“东亚文化圈的形成”学术讨论会上宣读。当时主持这一场发言的是林毓生先生，和我同场的是日本的子安宣邦教授。细心的读者一定会从标题上察觉到，这篇带有论辩性质的文章是有感而发。所谓“有感”无非两方面。一方面，就像上面说的，写完《中国思想史》第二卷之后，对进入世界的现代中国思想产生了太多的想法，原来想写的第三卷即《1895—1989年中国知识、思想与信仰的变迁》，因为资料浩瀚，更因为问题太多而中辍，不得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重新检讨。另一方面，是因为日本、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学界，对于“中国”、“亚洲”的论述升温，并且波及中国大陆学界，这些没有经过检讨就使用的地理概念，究竟在什么脉络和什么意义中，可以当作“历史世界”被认同和被论述？这个问题需要有人

---

进行回应。当然，这里说的不是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的回应，而是从历史脉络和文化立场上进行的回应。

这些问题如果只是发生在异域学界，我自然可以在神州做袖手人，不过，一百年来“西潮又东风”（这是我另一本书的书名）始终在波动（或拨动？）中国学界，有的话题在国内也常常脱了西装换马褂，或把蟹行换了汉字，不止是进入而且还发酵，重新甚至随意地解释着历史，这究竟是“格义”还是“硬译”？我很难判断。因此，那几年我便不得不进入这些问题，同时也因此开始从朝鲜、日本文献进入所谓“东亚史”领域。特别需要一提的是，2006年底，我从北京的清华大学到上海的复旦大学任教，受命组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，我把我对这些问题的关心和思索，变成了新建的文史研究院的课题和方向，开始推动“从周边看中国”、“交错的文化史”、“批评的中国学”等等课题的研究，这本书所收录的各节，多数都是这几年有关这些问题的一些思考。

书名“宅兹中国”用的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发现的西周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一句话。何尊铭文说的是周武王灭商后营建东都之事，“宅兹中国”的“中国”可能指的是常被称为“天之中”的洛阳。我只是借它来作为象征，不仅因为“中国”一词最早在这里出现，而且也因为“宅”字既有“定居”的意味，也让人联想起今天流行语中的“宅”，意思似乎是“墨守”，这新旧两重意思，让我们反省，一个身在“中国”的学人，应当如何既恪守中国立场，又超越中国局限，在世界或亚洲

---

的背景中重建有关“中国”的历史论述。

最后，可以顺便说到的是写这篇序文的时候，我正好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，因为六十年前胡适也曾在这里短暂“挂单”（任东亚图书馆馆长）的缘故，便常常翻看胡适的书，今天，很偶然地看到他1929年写的《拟中国科学社的社歌》，最后两句是“不怕他真理无穷，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”，不免特别感慨，使用它作为这篇序言的结束。

葛兆光

2010年4月

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

自 序 /1

绪 说 重建关于“中国”的历史论述

——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，还是在历史中理解  
民族国家？ /1

- 引言 “中国”作为问题与作为问题的“中国” /3
- 一 从施坚雅到郝若贝：“区域研究”引出中国同一  
性质疑 /6
- 二 从亚洲出发思考：在亚洲中消融的“中国” /9
- 三 某些台湾学者的立场：同心圆理论 /14
- 四 大汗之国：蒙元与大清帝国对“中国”历史的  
挑战 /18
- 五 后现代历史学：从民族国家拯救什么历史？ /23
- 六 如何在中国历史中理解历史中国？ /27
- 结语 历史、文化与政治：中国研究的三个向度 /31
- 【附记一】 /34
- 【附记二】 /37

---

## 第一编 在历史中理解中国 /39

### 第一章 “中国”意识在宋代的凸显

- 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 /41
- 一 “中国论”与“正统论”：中国意识的真正凸显 /41
- 二 实际政治与观念想象的差异：天下、四夷、朝贡、敌国 /44
- 三 中国：“边界”的浮现 /49
- 四 民族、国家与文化的观念：反夷教的意识以及确立道统 /54
- 五 汉族的和中国的，什么是汉族的和中国的？ /60

### 第二章 山海经、职贡图和旅行记中的异域记忆

- 利玛窦来华前后中国人关于异域的知识资源及其变化 /66
- 一 想象和知识的差距：异域的印象 /66
- 二 建构异域想象的三类资源：旅行记、职贡图和神话传说寓言 /68
- 三 想象加上想象，故事加上故事：女国、狗国与尸头蛮 /72
- 四 利玛窦之前的异域想象：来自古典知识和历史记忆 /79
- 五 利玛窦来华之后：从“天下”到“万国” /86

### 第三章 作为思想史的古舆图 /91

- 一 边缘与中央：欧洲古代世界地图中的东方想象 /93
- 二 从天下到万国：古代中国华夷、舆地、禹迹图中的观念世界 /103
- 三 佛教地图：另类世界的想象 /111
- 四 内诸夏而外诸夷：以明代海防地图为例 /116
- 五 大“公”无“私”：从明代方志地图看当时人的公私观念 /122
- 六 小结 /130

#### 【附录】 谜一样的古地图 /132

- 一 令人惊异的《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》 /133
- 二 蒙元时代的世界新知识 /137
- 三 是回回人的礼物吗？ /141
- 四 超越疆域的知识史视野 /145

## 第二编 交错的亚洲、东亚与中国 /149

### 第四章 西方与东方，或者是东方与东方

- 清代中叶朝鲜与日本对中国的观感 /151
- 一 谁是“东方”，何谓“中华”？17世纪中叶后渐行渐远的中日韩三国 /151
  - 二 明以后无中华：朝鲜人的观感 /153
  - 三 谁是中华文化血脉：日本人与漂流唐船船员的

笔谈 /157

四 分道扬镳：17世纪以后的东亚还有认同吗？ /165

## 第五章 想象的和实际的：谁认同“亚洲”？

——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“亚洲主义”言说 /169

一 关于日本近代的亚洲主义 /171

二 晚清至民初中国对“亚洲主义”的复杂反应 /178

三 世界图像的各自想象：中日之间的差异 /183

四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，或者传统性与近代性 /192

## 第六章 国家与历史之间

——从日本关于中国道教、日本神道教与天皇制度关系的  
争论说起 /196

引言 小问题引出大话题 /196

一 二“福”争论，争什么？ /198

二 津田左右吉及其对中国道教的判断 /200

三 津田左右吉的困境：“影响”还是“借用”？ /204

四 “古层”复“古层”：关于神道与天皇 /207

五 中国影响：日本学界的新观点 /211

六 转道高句丽？道教在东亚传播的路线图 /217

七 中国学家加入论战：宫崎市定的说法 /220

八 橘逾准则为枳：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教之差异 /223

结语 有关道教、神道教与天皇制的争论背后 /225

---

## 第三编 理解亚洲与中国历史的方法 /229

### 第七章 边关何处?

——从十九、二十世纪之交日本“满蒙回藏鲜”之学的背景说起 /231

引言 问题的提出 /231

一 晚清民初或明治大正之际：日本对“满蒙回藏鲜”研究的兴趣与东洋史学的形成 /232

二 与欧洲争胜：日本历史学家对中国周边的研究动机之一 /237

三 清国非国论：满蒙回藏鲜学在日本兴起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意味 /242

四 边界还是周边：如何从历史与现实中界定中国 /246

### 第八章 从“西域”到“东海”

——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，方法及问题 /254

引言 文明交错的空间：地中海、西域与东海 /254

一 西域：从近代欧洲东方学、日本东洋学的转向，到敦煌的大发现 /256

二 东海：传统文明在东亚近世的交错与分离 /260

三 研究重心与研究方法：西域研究与东海研究之异同 /264

---

## 结 论 预流、立场与方法

——追寻文史研究的新视野 /271

引言 学术史告诉我们什么? /273

一 国际视野:从“虏学”到“从周边看中国” /277

二 中国立场:与域外中国学的比较 /286

三 交错的文化史:不必划地为牢 /295

四 结语:新资料、新方法和新典范

——文史研究的展望 /301

## 参考文献 /305

基本文献 /306

近人论著 /312

## 后 记 /328

绪 说

重建关于「中国」的历史论述

——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，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？



何尊铭文

真的有这样一个具有同一性的「中国」吗？这个「中国」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，还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历史单位？它能够有效涵盖这个曾经包含了各个民族、各朝历史的空间吗？各个区域的差异性能够被简单地划在同一的「中国」里吗？

## 引言 “中国”作为问题与作为问题的“中国”

也许，“中国”本来并不是一个问题。

在我们的书架上，摆满了各种各样冠以“中国”之名的著作，仅仅以历史论著来说，就有种种中国通史、中国政治史、中国经济史、中国社会史、中国文化史等，在我们的课堂里，也有着各式各样以中国为单位的课程，像中国社会、中国经济、中国政治、中国文化，等等。通常，这个“中国”从来都不是问题，大家习以为常地在各种论述里面，使用着“中国”这一名词，并把它作为文明的基础单位和历史的论述前提。

可是如今有人竟然质疑说，真的有这样一个具有同一性的“中国”吗？这个“中国”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，还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历史单位？它能够有效涵盖这个曾经包含了各个民族、各朝历史的空间吗？各个区域的差异性能够被简单地划在同一的“中国”里吗？美籍印度裔学者杜赞奇（Prasenjit Duara）一部很有影响，而且获得大奖的中国学著作，名称就叫《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》（*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*），一个美国评论者指出，这部著作的诞生背景，是因为“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国族主义情绪高涨和族群关系日趋加剧的地区”，因此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及其历史脉络，而这一问题直接挑战的，恰恰就是关于“中国”的历史论述<sup>①</sup>。这些过去不曾遭遇的质疑，

<sup>①</sup> 韦思谛（Stephen Averill）《中国与“非西方”世界的历史研究之若干新趋势》，吴喆、孙慧敏译，《新史学》（台北：2000）第十一卷第三期，第173页。

古代中国究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「民族—文明—共同体」，一个浩瀚无边的「帝国」，还是从来就是一个边界清楚、认同明确、传统一贯的「民族—国家」？

可能使原来天经地义的“中国”，突然处在“天塌地陷”的境地，仿佛“中国”真的变成了宋人张炎批评吴文英词里说的，“七宝楼台，拆下来不成片段”。本来没有问题的历史论述，如今好像真的出了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：“中国”可以成为一个历史世界吗？

至少在欧洲，对于民族国家作为论述基本单位的质疑，我相信，是出于一种正当的理由，因为民族国家在欧洲，确实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建构起来的，它与族群、信仰、语言以及历史并不一定互相重叠，正如福柯(Michel Foucault)所说，地图上国界内的“领土”只是政治权力的领属空间，而作为政治领土的“空间”也不过就是地图上的国界所标志的地方<sup>①</sup>，与其用后设的这个政治空间来论述历史，不如淡化这个论述的基本单位。所以，就有了类似“想象的共同体”这样流行的理论<sup>②</sup>。至于“中国”这一历史叙述的基本空间，过去，外国的中国学界一直有争论，即古代中国究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“民族—文明—共同体”，一个浩瀚无边的“帝国”，还是从来就是一个边界清楚、认同明确、传统一贯的“民族—国家”？但是，对于我们中国学者特别是大陆学者来说，很长时期内，这似乎并不是问题，因此也不屑于讨论。

应当承认，超越简单的、现代的民族国家，对超国家区域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研究，是一种相当有意义的研究范式，它使得历史研究更

① 福柯(Michel Foucault)《权力的地理学》，中译文见《权力的眼睛》(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7)。

② 据说，亚洲的印度尼西亚也是如此，参看班尼迪克·安德森(Benedict Anderson)《想象的共同体：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》(*Imagined Communities: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*) (吴睿人译本，台北：时报出版公司，1999)。